

學年之始談學以致用

香港的實業界翹楚如陳瑞球、田家炳、蔣震等先生，與人相見時常謙遜說自己沒讀過甚麼書。我覺得這說法很有意思，也值得探討。這幾位前輩賢達，在各自的事業領域都十分成功，而且對社會貢獻很大，絕非「沒讀過甚麼書」的不學無知者所能達到。他們或許未曾在高等院校修讀過學位課程，但絕對不是沒讀過書。究其實情，他們不但讀了書，而且善於將讀書所得運用於實務，其真正的學識才能乃至專業認識，都已達到極高的境界。

與此類似，較年輕的一輩，如內地的劉永好，台灣的郭台銘、旺旺的蔡衍明、美國微軟的 Bill Gates 和戴爾的 Michael Dell 等人，也沒有甚麼高級學位，有的甚至沒念完大學，他們研究、從事的卻是精深的高科技，其成就皆有目共睹。

至於再年輕的一輩，如 Google 的創辦人 Larry Page 及 Sergey Brin，Yahoo 的楊致遠和 David Filo 等，也都沒有完成他們的博士學位；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甚至連本科學位課程亦沒有完成。

學位不等同於學識

這類事例，再次印証了學位絕不等同於學識才能。最近有報道指，中國內地培養的博士人數已超越美國，成為全球博士最多的國家。然則中國內地的科學技術實力、人文社科研究等，是否可因此即可居於世界前列？博士人數短期內躍居世界之冠，或許只是為華人社會（不僅是內地）崇尚頭銜之風氣再次提供一個例証而已。

博士頭銜是否絕對重要？當然不是。看到東西方科技界許多大有成就的人，並無博士學位，但他們從事的研究是許多博士、教授正在共同努力的課題。香港也有同樣的實例。香港城市大學剛聘請到一位專家 Jeffrey Shaw 來領導創意媒體學院。他沒有博士學位，但在學術界貢獻巨大，專業成就卓著。可見博士學位不是絕對必要。

博士頭銜既不絕對重要，名校效應也只是表面和暫時的。在美國科技界大有成就的華人學者專家，有許多並非出身於知名學府。許多人竭力追求而終於獲得的「名牌大學」學位，其實際效用，僅在於介紹之際的片刻間感覺舒坦，或事業啓步時的一塊敲門磚，只可惜效力有限。試想假若有人工作多年，但除了名校學位外，事業成就卻乏善

可陳，無論如何都不算是一個有用之材。換言之，此等人表面上有學位為證，但他們所學未能致用。

有學位沒學識者，令人扼腕，卻隨地可拾。

學以致用古今皆然

令人嘆為觀止的成都都江堰就是一個最佳實例。這項水利工程為李冰父子建成於公元前 256 年，其理論依據非常堅實精確，兩千餘年來灌溉四川平原的千里沃野，至今澤披大眾。這項偉大工程成於古早年代，但即使現代工程技術專家仍深為折服。李冰父子未曾修讀過近代物理學，但他們必有所學，而且學以致用。

李冰父子的功業，常人難以企及。然而我們平凡人做平凡事，即使再微小也同樣應當成為社會進步的助力，而非阻力；必須不忘學以致用的原則，秉此精神去求學和做事。致用，也即力求實際效用有助於社會、民生，而致用所依的媒介或曰工具等因素，倒是相對次要的。茲舉一例說明如下。

論及二十世紀的科技成就，有兩個偉大人物，一是愛因斯坦，另一個就是日本著名的品管專家田口玄一（Genichi Taguchi）。愛因斯坦的貢獻暫時不表。至於田口從工程、技術、經濟、服務的視角對品質管理作出革命性研究，創立了田口式品質管理理論與方法，對橫跨眾多領域的品質提升貢獻在當世首屈一指。田口講的英語非常糟糕，然而無損於其理論與方法的真正效用，因此舉世眾業跟隨師法，其影響無遠弗屆。

如今吾人談起國際化，就強調必須學好英文，似乎英文就是通往全球化的不二法門。有人能用華麗的辭藻寫出漂亮文章，然而別人讀了不知所云。修得深厚的語文功力，但言之無物或言不及義，失之於捨本逐末。田口先生英文欠佳，但大家並不計較，因為他言之有理。在美國大學任教多年，看到有些英語講得流暢甚至典雅的教師，教學卻最差。這些事例，說明應當以效用為先，而語文媒介為次，正所謂文以載道。

農夫的贈言，勉勵年青學子

不久前在古城西安應邀餐敘，有一位同桌，講到有個朋友家住鄉下，務農為業，兒子剛從大學畢業，要去美國留學。農家子弟能如此

出色，前程似錦，令眾人讚嘆稱羨；然而做父親的幾句教子贈言，更令我心生敬佩。

他對兒子說，出國去留學，要緊的不在乎讀多少書、得甚麼學位，那些東西在國內絕對可以學到，也可以得着。到了外國，要緊的是實地學習人家做事的方法，看看人家的制度社會有甚麼長處。這些都不是任何學位所可以概括的。

新學年之始，謹以學以致用勉勵年青學子。

註：本文根據筆者在 2009 年 8 月 3 日東方論壇年會演講而寫。